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小姨蒲花

□李凤翔

小姨只比我大七岁。小时候,我搂着她的脖子,她是我亲爱的姨妈;稍大些,我们一起去上学,她和我同学;到后来,她让我喜欢上了京剧,她是我的老师。我姥爷人称老学究,生性宽厚谦和。年轻时走南闯北,也算是见多识广。他给子女们起的小名很有意思。大舅、小舅分别叫桐、梧,小姨叫蒲花。取意“梧桐栖枝,凤凰来仪;菖蒲吐芳,择水生之”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胶东招远的老家美极了,姥姥家的院子里,影壁墙后面的苦瓜蔓儿开着金黄色的小花,一如小姨无拘无束的豆蔻年华。她曾拿一个小口瓶子和一个橘黄色的苦瓜给我看,然后藏在身后,“变”进瓶子里。瞠目结舌的我当然不知道这是她要的把戏,那是初夏时,她把小瓜纽儿放进这个瓶子里长大而成的。对我这个几乎每年冬夏都从淄博回去的外甥儿,她可谓关爱有加。她常从树上粘下知了,猛地放在我耳边“吱吱”地吓我一跳,然后放进锅底灰烬中烧熟了给我吃。晚上,全家人睡在大炕上,她会给我讲许许多多从未听到过的老辈传下来的故事。秋分的清晨,我跟她去渤海边挑蟹子,蜷缩在古船下她的怀里,等待着启明星从海空上消失,渔船归来。她去生产队上坡下地,每听到窗后大街上的女伴叫一声“蒲花——”我就早早溜出门,跟了去逮蚂蚱,摘黄花草,刨半夏,揽花生。那一年,我三弟回家,她竟然给这四五岁的小男孩搽胭脂抹粉,打扮成一个姑娘模样,让他跟着她骑牲口赶驮子,好不风光,逢人就夸她“出门”回来的俊外甥!

小姨很聪慧,她的艺术天赋很早就显露出来了。她会锯两截竹竿、竹筒,拽一把马尾,搓两根丝线,自己做一把胡琴,竟然也能拉出个调儿来;不知谁给她一个破口琴,她“呜呜啦啦”吹上一个晚上,第二天也能听出是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。到“大跃进”的时候,村里人吃食堂,孩子送幼儿园,大队看重她年轻活泼,又多才多艺,选她当老师。也正是那个多舛的岁月,叩开了她青春萌动的心扉。

胶东蓬(莱)、黄(县)、掖(县)一带,祖辈上都有“上(北)京,下(天津)卫,闯关东”的人。在浮躁风盛的年代,“择水生之”的小姨自然抵不住外面的诱惑。终于,她在1959年春天,悄然出走,经由淄博踏上了闯关东的行程,去东北投奔她的二哥、我的舅舅。小舅是齐齐哈尔市劳动模范,很有面子。几经周折,她进入富拉尔基铁路工程段文工团。后来我才知道,小姨从小在村里就跟老票友学过戏,难怪她会自拉自唱呢!

那时的小姨很漂亮。高挑的身材,瓜子脸,双眼皮,唱青衣正是好材料,因为有底子,拜师后一年多就能登台唱戏了。那年冬天小姨回老家,挑大梁演《秦香莲》备受赞誉。也就是在那时,耳濡目染的京剧在我的心头擦亮了火花!

一天早上,我跟小姨去村北菜园吊嗓子。听着小姨“咿——咿,呀——呀”的长腔,我也试着学了两声。不料,小姨惊喜地把我拉到跟前,端详着我的眉眼脸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 徐德华
●终年: 71岁
●籍贯: 山东省招远市
●生前身份: 退休工人

盘,说我可以唱“旦角”。我至今还记得她眼中閃动着的灼灼光芒。接下来,我跟她喊嗓子,练身段,甩水袖,跑圆场,教我一折《苏三起解》算是开蒙。将近一个月过后,她去东北,我回淄博。临别时嘱咐我,《起解》这戏“雀儿小,五脏全”,二黄、西皮、反二黄,唱念、身段重,要在舞台上个把小时不冷场,没有真功夫下不来!

三年的痴迷,暑往寒来,每次与小姨在老家相见,都是难舍难分。终于,在1964年的春节小姨圆了我一个少年戏迷的梦想。

那时候,政治的“寒潮”似乎已经有了预警信号。我和小姨在老家见面后,很快谈到了唱戏的事。小姨说,村里早给她写信了,说现在有些老戏像《贺后骂殿》这样的不让演了,叫她从外面整个新剧本来。正巧他们团里有个《九件衣》的本子,是讲闯王李自成起义杀富济贫的故事,挺合适。原想头牌青衣由她演,还缺个花旦。又一想不如让我演大青衣申娘,她去演花旦夏玉蝉。

我?上台演戏,还挂头牌?这可是件梦寐以求的事呀!眼见机会来了,我这个“初生牛犊”啥也不顾了,当下答应试一试。小姨告诫说:“演戏也就像做人,一板一眼都讲规矩,上台容易丢人难呀!”

村上的西大院当时是办公室兼会议室,连同前面的大院,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广场。当姨夫的京胡响起,“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儿飞散”,《起解》的“二黄散板”我刚落音,四座皆惊。霎时间,汽灯投在白墙上晃动的人影,一起凝住了,只记得小姨抿住嘴角略显自得的表情。接下来

怀念

的十几天是马不停蹄地背词、学唱、走场、响排。抖水袖,小姨手把手地教我甩腕子;一段“摇板”,小姨口对口地帮我练节奏。终于,日落月升,华灯绽放,正月十六的“大轴戏”就要开场了。

我坐在梳妆台前,耳听得场外沸扬的人声,心里像揣了个小兔,跳得正急。洗罢脸,净过手,小姨给我打一遍淡粉色的底彩,再拍腮红,敷粉定妆,描眉画眼。接下来,勒头,贴片子,梳大头。只见小姨从榆树皮泡过的水中取出一绺一绺黑发,用手指刮平,弯出一个个小圈,端端正正地从额头向两边对称贴好,那是图案化的少妇刘海,再用两片贴在双鬓,将脸盘调整为古典的鸭蛋圆形。最后是戴头套,系大髻,挂线帘子,钹泡簪花青布包头。末了,我偷眼往镜子里一瞧,咦,怎么跟小姨不差分毫?

挑帘,上场。“半依柴门双泪垂,忍气吞声暗伤悲。一腔哀怨似江水,此恨滔滔流向谁?”一段缠绵悱恻的“四平调”,引得台下传来如潮的掌声和喝彩。我乘转身之隙望了一眼在侧幕为我“把场”的小姨,一刹那的目光对接,让我意会到了她的甘苦寸心……

可惜,小姨没有机会在人生的巅峰状态停留多久,我也最终没有去唱“青衣”。第二年,东北人口大清退,她便又回到老家。只是没过几年她又去哈尔滨并最终与姨夫在南岗安了家。稍后,“动乱”四起,人人自危,我们无奈中断了联系。

关山千里,一晃就是四十年。忽然,在一年初冬,小姨和姨夫竟然不期而归!

这还是我心目中的小姨吗?消瘦的脸颊刻满了风霜,仿佛刚刚从漫长的苦难中走来。几十年的思念,几十个春秋的空白心笺,怎是三言两语能够填补?喉头像是有千只鸽子,全扑棱着翅膀挤在刚被打开的雀笼门口,一只也飞不出。

倒是小姨先爽快地说,咱眼下一点儿也不苦了,好时候到了。

我有意岔开话题,想说听她给我唱一段《起解》。她定了定神,吟出了一个叫头:“苦——哇!”她把那个“苦”字拖得颤颤的,满含着凄凉无助的哀怨,眼里盈满了泪水。突然,我悟到了。莫非,那是她几十年苦难生活的写照吗?

小姨回去后,我试图从母亲那里解开疑团。母亲的记忆零零碎碎——小姨后来去公交公司上了班,可好景不长,小姨伤了腰,和姨夫双双病退在家。东北国营厂子退休金很少,她还有三个儿子,娶媳妇,买房子……母亲感慨真不知道这些年你小姨是怎么过来的!

见母亲满含怜惜,我也不便再去探问背后的难言之隐。因为小姨临走时说明年还要再来,而我相信时间是一面魔镜,它可以让一切未知显影,把一切伤痛弥合。

可是,2009年5月8日夜突发的心肌梗塞,把这一切化作了无尽的思念……

小姨,难道我们真的再也不能相见了吗?唉,我辽远的,辽远的心痛!

想爱婆婆也容易

□刘晓翠

都说“婆婆不是娘”,隔层肚皮不一样。生活中,婆媳矛盾更是司空见惯。朋友们常常在抱怨完自己的婆婆后,非常疑惑地问我:“你和你婆婆怎么就不吵架呢?你们怎么就那么好呢?”我会说:“想爱婆婆也容易啊!”

其实刚和婆婆一起生活时,也是矛盾重重。其他还好说,我最烦婆婆唠叨,她的唠叨可不是一般的絮叨。远到30年前生孩子吃不上鸡蛋,近到早上宝宝吃了什么饭;大到地里播多少麦种,小到小鸡吃了多少饲料;早上叮嘱我多穿衣,中午让我多吃饭,晚上催着我早睡觉。

我发现这个家里就没有她看不见的事,就没有她操不到的心。而且婆婆是个心直口快的人,想到什么说什么,我可没少挨她叱。

我不得不感叹,婆婆不是亲娘啊。再加上对婆婆一些生活习惯的不适应,我经常对着老公大吼:“我受不了了!”“这日子没法过了!”

心里有事我就回娘家向妈妈倒苦水,妈妈却把我骂了一顿:“她那是疼你,对你不管不问,你就舒服了。看你婆婆给你们干了多少活,操了多少心。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”一席话点醒了我。

换个心态看问题,一切果然不同了,再听婆婆的唠叨,总觉得其中蕴含着甜甜的爱意,我也不再皱着眉头不吭声了。婆婆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苦,老了,给孩子们念叨念叨没什么,只图个理解与尊重。因而,做子女的首要要理解,其次要好好珍惜与孝敬。

我爱婆婆爱在嘴上,婆婆也是要哄的,当然哄不是骗,哄的背后要有真心。我叫婆婆时都不叫“妈”,而是叫“妈妈”。不管家里家外,我都会甜甜地叫她。邻居老太太羡慕地对我婆婆说:“看看你这儿媳妇,嘴多甜啊,天天妈妈妈妈的,不知道的还以为

是你闺女呢。我那儿媳妇不骂我就不错了,一年喊几个妈都能数得清。”婆婆脸上溢满的是幸福的笑意。

光嘴甜还真不行,爱婆婆更要爱在心里,时时想着她。

我出去逛街就会给婆婆买件衣服或者买双鞋子,她穿在身上,暖在心里。记得前年给婆婆买了一双凉鞋,质量不错,皮子软,底儿也舒服。直到今年婆婆还在穿,穿上就夸我眼光好,会买东西,又好看又舒服。在外面遇到好吃又特别的东西,我就会给婆婆带点,她不一定喜欢吃,但她会一边抱怨一边欣慰地微笑。

婆婆颈椎不好,我就给她买颈椎矫正枕。虽然买来她也没怎么用,但是家里来个人她就拿给人家看看,幸福得不得了。婆婆不能长时间低头,所以家里需要低头做的家务我几乎全包了。比如擀饺子皮,以前我最烦擀皮,现在,家里只要包饺子,不管包多少,擀皮的活全是我的。电视上教颈椎练习操,我就拉着婆婆一起做,我对她说,我上班累得颈椎也不好,咱们互相监督,互相鼓励,坚持锻炼。婆婆为了我还真是坚持了下来。几天没听她抱怨脖子疼头晕了,真不错。

婆婆唠叨起来烦人,夸起人来也好听:“我这个儿媳妇真不错,比儿子强,以后我老了啊,还得指望我儿媳妇啊!”话虽夸张了些,不过也是对我的肯定与表扬嘛,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

平凡人家,大多过的是平平淡淡波澜不惊的日子,身边的一个个小细节幻化成美丽的浪花,就会让岁月变得妙趣横生。幸福就是这么简单,爱婆婆就是这么容易。

天兴生团杯

孝行齐鲁·爱在人间

《婆媳好故事》有奖征文

活动时间: 2011.8.1-2011.10.31

主办单位: 齐鲁晚报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

协办单位: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

卖玉米棒子的女人

□曹春雷

汽车小站。人来车往。我在等车。

离我不远,有人在高声叫卖:卖玉米棒子啦,新鲜的玉米棒子!

是一位戴黄色太阳帽的妇女,身旁支着一辆自行车,车后座上,是大大的木箱。箱里,当然是玉米棒子了。她不停地在吆喝。期冀的目光,望向前匆匆走过的每一个人。但没有车停下来,至少我没看见。

我站在阴凉地里,她站在太阳底下。太阳很毒。她不时掏出小手绢擦汗。她太阳帽下露出的头发,已是花白。

这时,有手机铃声响起,是她的。

她掏出手机,看了看号码,脸就像菊花一般,绽放开来:“妈可等到你的电话了。”

电话那头说了什么,她神色有些紧张,迅即用另一只手捂了捂手机,却故作轻松地说:“我在街上逛街呢,打算买件夏天的衣服。”

“我听你的话,不去车站卖玉米棒子了。我啊,现在活得可滋润呢,天天去公园锻炼身体,没事就逛逛街,找人打打牌……”她对着手机,不住声地说着,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电话那边又说了些什么,她住了口,认真听着。

“没事,没事,妈的病不碍事,妈的身体好着呢。你在那里吃好,照顾好自己,妈就放心了。在大学里不比中学,该花钱的地方就花,该买的东西就买,别舍不得。等下个月,领到了退休金,买电脑的钱就够了,妈就给你寄去。”

电话那边又说了什么,她急急地说:“晚上你别去餐馆打工了,听我的话,别去了,妈的退休金够你用的。记住,别去了,听见了没?”

“别记挂妈,妈会照顾好自己,别担心妈”,她这样说着,脸上盛开着,是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。

我等的车来了。上车后,透过车窗看去,她已经挂了电话,又开始叫卖:玉米棒子啦,新鲜的玉米棒子!

车没开,司机在等人。我下车,走过去,说想买三个玉米棒子。

她很高兴,急急地从箱子里拿出玉米,用塑料袋装好,递给我,说谢谢你了,买我这么多。

我上了车。车开了,经过她,徐徐驶去。

从车后窗望去,她的身影愈来愈远。我蓦然想起,她多么像一个人——那个人,是我在乡下的母亲。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